

激流

刘怀章



激 流

刘 怀 章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本书是一部反映根治海河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以子牙河枢纽工程的建设为背景，写的是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苗进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率领广大建设工人和贫下中农，为落实毛主席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的伟大号召，坚持奋发图强，自力更生，多快好省的方针，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阶级敌人斗，挖出了隐藏很深的叛徒特务，排除了错误路线的干扰，提前完成了枢纽工程的建设任务。

小说还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郑刚、朱敬等工人干部、工程技术人员的形象。

作品结构严谨，语言朴实、简练、明快，故事性也强。

激 流

刘 怀 章

*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5年4月第1版

197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,000

统一书号10026·340 (小32开)定价0.60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愿望	1
第 二 章	迎着困难走	21
第 三 章	进场前后	51
第 四 章	支援	78
第 五 章	两种判断	113
第 六 章	力争上游	134
第 七 章	誓言	161
第 八 章	痴心妄想	180
第 九 章	群策群力	195
第 十 章	抢堵决口	213
第十一章	突破难关	234
第十二章	激战暴风雪	254
第十三章	揭穿老底	272
第十四章	除夕夜里	288
第十五章	胜利在望	304
第十六章	尾声	321

第一章 愿 望

这正是八月的中旬，溽暑酷热的季节还没有过去。

浑浊的洪水，从上游的滏阳河和漳沱河流下来，好象一群无羁的野马，吼叫着，嘶鸣着，横冲直撞，疯狂地窜到子牙河里。

半个月前，子牙河底还是干干的。太行山上连下了几场暴雨，洪水猛地滚满河槽，漫了滩地，爬上子埝。河唇上那密密丛丛的水柳子，只露着紫红色的柳尖尖，上边挂着烂柴叶和一团团的黄水沫。

滩地里的高粱、玉米、谷子、黑豆，全都泡在水里了。

吃过午饭，靠河岸的小于庄，一群光腔孩子，吵吵喳喳地笑着，跟头骨碌，从子牙河堤下坡跑上岸，跳到波浪滔天的大河里，扎猛子，捉迷藏，嬉戏，打闹，玩得十分痛快。

有几个老年人，坐在堤坡那一排大柳树下，看着快要成熟的庄稼泡在洪水里，心中绞痛极了。

“上好的庄稼，又叫这狗日的大水给夺走了。”

“豆打长秸麦打齐呀，今年这黑豆，身腰长得多高！”

“高有什么用啊，还不是喂了洪水？”

“哎，听说新河要开工，大闸也要建啦，可是真的？”

老人们抽着旱烟，说话搭理儿地议论着。

一个赤红脸的老汉，狠劲在鞋底上磕掉烟灰，站起身，望着滚滚的河水，攥住两个拳头，愤愤地说：“淹吧，淹吧，看你还能淹几年！”

这老汉姓于名根，今年七十六岁了，就住在小于庄上。一九三九年闹大水，地里的庄稼冲走，两间破屋淹塌，门板、檩条全叫地主抢光。可是官府里还逼着他交征税。于根立时就气炸了肺，一跺脚，夜间带着妻子儿女，顶着风雪下了关东，直到解放……听到毛主席发出了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的伟大号召，老人激动得几夜没有睡好觉。去年秋季，他动员老伴和孙子、孙女从东北一个城镇返回了家乡。

当时老伴说：“关里关外几千里，拖儿带女，搬个家那末容易啊？”她觉着，老头子都七老八十的了，还能活几天？跟着儿子过上几年舒心日子，一断气钻了黄土就完啦，

“再说出来三几十年了，你还舍不掉那个穷地方！”

于根老头子瞪了老伴一眼，说道：“穷地方？过去咱中国穷不穷？共产党、毛主席领着人们一闹革命，还不是革富了？”他信心十足地说，“咱家乡那几条河，都是海河的支脉，毛主席这一发话，还不都治了？你放心吧，这就算板上钉了钉哩，改变咱那个穷地方算是保了准啦！”

儿子和媳妇都支持老爹的想法，也提出一道回老家，参加治理海河。

于根老人摇摇头说：“不，你们全是国家的伐木工人，

哪能随便离职？”他看看身边高中毕业的孙子铁旦，初中毕业的孙女铁妮，“我和你娘带上铁旦、铁妮走，你们好好在这儿为国家尽力。”

老于根说完，掀掉床铺上那块印着素花的新塑料床单，抄起剪刀，嚓嚓几下，裁成四四方方的小块，放到一对柳条儿花筐里，挑着就上山了。老伴心疼那块塑料布，嘴里直叨叨。儿子、媳妇和孙子、孙女，都知道老人有更重要的用处，笑眯眯的没言声儿。

半天的工夫，于根老头挑着担子回来了。花筐里装着八十棵油绿绿的松树苗，苗根儿全用塑料布精密地包裹着。

老伴一看，心里明白了：哦，这个老东西，他是给家乡带树苗啊！

于根带着老伴和孙子、孙女回到家乡的时候，水利勘测队正在这子牙河上撮杆、照镜。老头子一见，心中可乐开了花：你看怎么样噢，毛主席一发话，那就是定了！他几次拉着孙子、孙女，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，要求参加治河大军，远征去挖河。支部书记觉着他年岁大啦，到外地挖河，光徒步行军就受不了，答应挖近处这几条河时，再叫他去。老于根哪里肯听，见到铁旦和铁妮分别编到小老虎班和铁姑娘排里，随同民兵团上了宣惠河。他暗暗地打了个小被窝卷儿，提着把铁锹，直走了两天两夜，混到民兵团里硬是干了一个工期。

这工夫，老于根眼尖，发现河对岸高粱地里钻出一男一女两个人来。每人背一顶大沿儿草帽，手里拉着根青秫秸，缩着裤腿，在没膝深的浑水里，象盲人行路那样，用秫秸探

索着前进。河水翻着波涛，涌到滩地里，把两个人的下衣都溅湿了。

男的，四十多岁，高高的个子，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劳动布工作服；女的三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剪短发，上身穿一件白地碎花偏襟儿袄，下身也是一条褪了色的劳动布工作服，体形丰满，神态庄重。他们都是子牙河枢纽工程指挥部的党委委员。男的叫郑刚，原是一位架子工长，现在是水利建设施工队长；女的姓朱名敬，担任工程师职务。昨天，根治海河指挥部召开的秋季施工任务分配工作会议一结束，郑刚和朱敬就约好，今天乘早班公共汽车，来到子牙河枢纽工地观察地形。他们下了车，已经十点多了。朱敬拿着工程设计图，和郑刚在滩地里蹚水转了两个小时，也没有找到一块干地方。

郑刚说：“老鲁他们看到这个形势，反对今秋开工的劲头会更大的。”

朱敬说：“他们劲头儿再大，也拗不过苗进同志，更拗不过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去！”她看看郑刚，笑了。

原来朱敬心里也敲过小鼓，她怕过不了半月二十天，钢筋、水泥、砂石、木料一到，在这个大水湾里，连个放材料的干地方都找不到，那不就乱套了吗？那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！前天在会上，她找到这一带的干部、贫下中农代表座谈，都说过不了几天，滩地就会脱出来，施工不会受到影响，因此朱敬的信心还是很足的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谁拦也拦不住。”郑刚看着庄稼地里这片流动的水说，“现在的问题，就是早点儿在这里搞出

块干地方，材料到了先有个放处。”

朱敬听到河槽里孩子们的嬉闹声，又见对岸那一排大柳树下坐着几个老人，便提议说：“郑师傅，咱到对岸找几个老农去聊聊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走！”

郑刚在前头哗哗地蹚着水，朱敬紧跟在后面。二人来到河唇小埝上，站到高处，双手合成了喇叭，对在嘴头向对岸大喊：

“哎——请把小船摆过来哟！”

“哎——请把小船摆过来哟！”

树底下的几个老头都立起来，转过身向对岸望去。老于根早就看清楚了，将烟袋往腰带上一掖，光着脚板，噔噔噔走下河坡，去解系船的缆绳。可是他走到桩橛跟前一看，那柳叶小船早就离开岸了。几个光腚孩子，一手扒船舷，一手拨水，如同一条大鱼的翅子，翻动着水花，在滚滚的浪峰上箭一般地向对岸划去。

于根老头很着急，他担心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弄翻了小船，闯出大乱子。立在河边，提溜着心，看着小船在浪尖上一仰一伏。他高高地扬起手，关照地喊：“小心！小心！小心点儿！”

“回来吧老根哥。”站在树下的几个老头冲着于根说，“放心吧，这些光腚猴子，哪一个不是在水里泡大的？快回来呆着吧！”

真是一点儿也不假，等于根老头返回身，来到柳树底下的时候，小船载着郑刚和朱敬拨回头来靠岸了。

两个人下了船，把溅湿的裤脚拧了拧，直奔树下几个老头走来。孩子们见了陌生人，都觉着很新鲜，挤挤压压跟在后边。有的跑前几步，掉过身，两只小眼睛愣愣地看着来人。

“在这儿歇着啦？”郑刚先开口问老人们。

“歇着哩！”老于根仄着头，嘬嘬着灰白色的山羊胡答道，“同志们打哪儿来呀？是管修河的吧？”他看着郑刚、朱敬的打扮，判断出几分来意。

“是管修河的，大伯。”朱敬热情地说，“我们向贫下中农求教来啦！”

“噫，快别说外乡话。”几个老头指着浪涛滚滚的河水，“俺们就是盼着早点儿治好这几条害河呀！”

滏阳河和漳沱河，象是两条裤腿，从太行山下来，在这里汇流到子牙河，穿过黑龙港地区，经海河流入渤海。由于子牙河道窄狭，每到汛期，洪水在这个三角地带破堤而出，堤下四十八个村庄，顿时就变成了大水嘟噜。小于庄靠近汇流点，是受害最严重的一个村庄。解放后，在毛主席、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，曾几次挖河筑堤，排除水害。但是这几条河始终没有得到根治。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根治海河的号召后，这儿的广大贫下中农，迫切要求治理这几条害河。郑刚瞧着老人们渴望治河的眼神，一时心里很激动。他大拳头往空中一举，说道：“老大伯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：上级党委已决定，彻底治理黑龙港流域水患，马上就在这里开挖一条二里多宽的子牙新河，还要修大桥，建大闸，把洪水全管起来，叫它往哪儿流，它就得往哪儿流！”郑刚喘口气，

笑着说，“这一来，不光是咱这一带不挨淹了，天津市的安全，津浦路的安全，子牙河上的运输，两岸农田的灌溉，全都有了保障啦！”

老人们一听，心里咕咚咚滚热起来，忽啦一下拥向前，抓住郑刚和朱敬的手，颤抖抖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惊喜的泪水，噗嗒噗嗒滴到紧紧握在一起的手背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于根用手背抹掉脸上的泪水，高兴地说：“忒好啦，忒好啦，我们祖祖辈辈都盼哪，盼哪，盼着这一天，这一天可真是来到了！”

站在旁边的孩子们，虽然体会不到老年人的心情，也还不理解郑刚说的几项工程的重大意义，可是他们的小心灵里都领悟到：这叔叔姑姑的到来，给人们带来了好消息。十几双天真幼稚的小眼睛，流露出谦恭的神情，默默地望着郑刚和朱敬，望着几个老年人。老人们掉泪了，他们就低下头，瞧着自己沾满泥巴的小脚丫儿，当老人们哈哈大笑起来，他们马上抬起头，也嘻嘻地咧开了小嘴儿。

二

郑刚和朱敬坐在大树底下，一边用大草帽当扇子搧着风，一边热烈地和老人们交谈着。正谈得高兴的时候，一辆草绿色的小吉普车，拖着滚滚的尘埃，顺着子牙河大堤开了过来。

朱敬站起身，指着吉普车说：“瞧，大概是苗进同志他们来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小车开到大树底下，吱——地一声停住了。打开车门，里边跳下了三个人。

果然没出朱敬的预料，是子牙河枢纽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苗进来了。另外两个人，是副书记兼副总指挥鲁子然，和材料供应处副处长古栋。

朱敬上前握握苗进的手，说：“我和郑师傅还念叨来着，猜想你们今天就会要来的。”

苗进个头儿很高，黑胖胖的，今年四十五岁，体格健壮，精力充沛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干净利落。他原是一个地委的书记，子牙河枢纽工程指挥部成立时，才到指挥部的。苗进笑呵呵地说：“今天来，还是落在你和老郑后头喽！”说着又和郑刚、几个老头握握手。

这当儿，于根老头看到苗进额门上那道二寸长的月牙儿疤，不由地心中又动了一下。他这是第二次见到苗进，第一次见面，是去年秋天在宣惠河工地上。于根没顾得往下想，就跟着人们走到河边上来了。

孩子们刚刚跳下水，又从河槽里爬到岸上来，围着小吉普车看稀罕。那一双双小手，怯生生地捅捅这儿，摸摸那儿，小嘴里还在不断地品评着。

苗进想坐上小船到对岸滩地里去看看，被郑刚、朱敬拦住，说他们已经观察过了。立刻就把看到的情况，向苗进、鲁子然作了简要的汇报。苗进扭过头看看老鲁，意思是问他有什么想法。

鲁子然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对岸滩地，望着大河里的洪水，双眉拧在一起。他见苗进拿眼瞧他，便无神地摇了一下

头。

几个老人看出鲁子然的情绪，担心他说上两句泄气的话，今年不在这儿挖河、建闸了。因此老人们赶紧凑近苗进说：“老苗啊，这几条河你还不清楚吗？别看它眼下水挺凶，过不了半月，滩地就会脱干！”

“七月八月地筛箩，说干也快要哩！”老于根在和郑刚、朱敬谈话中，知道需要这一片滩地放材料，“一进九月，这里就龟裂了，几辈子全是这样。”他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尽量想把话儿说透，好叫老鲁听着有说服力。

鲁子然回过头，看看几位老人，勉强地笑笑，没有说话。他本来不同意这项工程今秋开工，认为各方面的力量、条件都很不足。这么急迫、仓促地动工，将来的后果是很难想象的。因此他主张今冬备料，明春上马，后年春季落成。争取用两年的时间，把这个枢纽建起来。但是指挥部党委已经做出决议，并经过根治海河指挥部批准了，今秋开工，力争明年汛期之前建成。鲁子然看着滔滔的河水，又望望对岸明水一片的滩地，心想：河里这么大的水，竟想拦腰切断，立时建闸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他胸中窝起了大火，可是又不便在群众面前发泄，只好憋住火气摇头。

古栋早就知道鲁子然的心思，他从心中也是一直就支持鲁子然的意见的。但是，他见苗进提前开工的决心很大，指挥部多数党委委员都和苗进的意见一样，上级领导也在支持他们，只有鲁子然和少数几个人持反对意见，那是无论如何也占不了上风的。因此古栋灵机一动，当场表示完全同意党委书记老苗的意见，高声大嗓地说：“我们要想尽一切办

法，坚决做到秋季开工！”

鲁子然听了古栋这个表态发言，心里‘咚’地一下，盯了他好大一会儿，说：“假如再下上两场大雨，怕是三个月内也找不到一块干地方。砂石物料一到，放没处放，堆没处堆，你们好好地想一想，到时候我们坐大蜡还不算，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？”

“你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那一方面呢？老天它若不下雨呢？它若是只下两场地皮雨呢？就是它下了大雨，我们还是办法的，也不会叫国家财产受损失，我们更坐不了什么大蜡！”苗进微笑着瞧瞧鲁子然，“困难是还会要增加的，恐怕不仅仅是水的困难。同志们，我们还要做最困难的打算，准备迎接困难，克服困难！如果没有困难，大家还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啊？郑师傅和朱工程师还到水里转游个什么劲啊？啊？哈……”

苗进豪放地笑着，周围的人也笑了。这时，小于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，还有几个大队干部，闻讯赶了来。老苗过去在这一带打游击，解放后又常下乡到这里，很多村干部和群众都认识他。支部书记上前握住苗进的手，说：“走吧，苗进同志，到队里歇会儿去吧。”他热情地招呼着人们，“走啊同志们，到队里喝水去，到队里喝水去。”

“到队里去干什么呀，坐在屋子里怪憋闷的。这大柳树底下多好，又裕亮，又凉快！”苗进说着，也没找个垫头，就地坐下了。

人们见党委书记不想到队里去，就围着他自然地坐了一个圈圈。苗进拿出一盒香烟，自己先抽出一支，然后送到大

家伙儿手里，人们抽着烟说起话来。

支部书记心急地问：“老苗同志，这次来是不是……”

“是为了挖大河、建大闸来的！”老于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抢过话来，指着身边的朱敬，“这不是，连工程师也来哩！”在这位老人心目中，工程师的到来，似乎是工程就要开始了。

党支部书记听到枢纽工程要动工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记得去年秋季，在省里参加根治海河座谈会时，在治河规划中，就有这项工程。散会以后，回到村里立刻就向党、团员和贫下中农社员传达了，人们都在日日盼，夜夜想啊！社员们说：多少辈子受地主和水的氣，地主打倒啦，水害还根除不了。毛主席一发号召，这可有了盼头喽！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动工会这样快。支部书记见苗进打听滩地里的水什么时间下去，他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今天是八月十六，要是天气没有大的变化，过不去半个月水就脱净，二十天以后能进大车，这里全是硬板地，卡车开进去也没有问题！”

苗进听了支部书记的介绍，非常高兴。他又征求鲁子然的意见，老鲁板着脸说：“假如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抓紧准备。”他对朱敬说，“你和郑师傅叫上田耕（指挥部党委委员、工程处长），尽快把总体布置图搞出来，我和苗进同志找一找当地县委，看看他们抽调民工力量上有什么问题没有……”

三

苗进从枢纽工地回到指挥部，第二天后半晌又下了一场

暴雨。到了晚上，云彩散开了。银盘似的月亮，如同清水洗过一样，显得分外明净，鲜亮。

柏油马路上的积水，还在汨汨地东流着。路旁的大苇塘涨满了水，塘中央的苇苗苗全都没了顶。青蛙成群结队，浮在水面上，咕儿呱，咕儿呱，叫个不停。

昨天夜里，鲁子然找到苗进家中，一直谈了半宿，力图说服苗进，促使他这个党委书记表个态，明年春季再开工。苗进怎么样呢？他犹如高山之巅千年的松柏，根深叶茂，风吹不摇，雨打不动。他坚定地表示：“指挥部党委已经作出决议，根治海河指挥部又批准了，我们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更改党委的决议呢！”因为眼下这一场雨，在指挥部党委扩大会议上，鲁子然又提出推迟开工日期的意见来了。工程处副处长赵庆等少数几个人，也支持党委副书记老鲁的意见。会上争论十分激烈。

散会的时候，早过了晚饭时间。司机小卜将车停在门口，要送苗进回家。苗进抬头望望天，摆摆手说：“响晴的天，我遛遛着走吧。”他左手拎着雨衣，右手提个棕色的人造革提包，出了指挥部大门，顺着柏油马路向宿舍走去。

尽管天很晚了，苗进却脚步迈得又轻又慢。熟悉老苗的人，一定觉得这和他的性格，和他平常的作风，都是不大相称的。

苗进这时的心情很不平静。会上争论的情景，在他脑海里一幕一幕地闪现着，每个人的音容，表象，甚至一个手势，全都浮现在眼前。鲁子然原是地委委员、专署主管农田水利的副专员。他和自己是多年的老战友，过去工作热情

高，有魄力，对党的工作，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是认真负责的。可是最近几年，他的思想滑坡了，人渐渐地变了。尤其在兴建子牙河枢纽工程这个问题上，什么时间应当放长一些呀，国家投资太少呀，什么技术力量不足呀……等等，等等，好象这些东西在支配着一切，缺少了它们，人就无能为力了。

月光如水，蛙声阵阵。马路两旁挺拔的大叶杨，甩着肥厚的叶子，窃窃私语。苗进慢慢地走着，思索着一些人的话：“国家投资少了，群众不愿干。”是这样吗？不，不！这完全把是非颠倒了。记得前年春天，在南部几个县工作时，县委书记找，公社书记找，大队支部书记找，三级书记，没有一个说国家投资少了群众不挖河、不建闸的。毛主席发出根治海河的号召以后，省委、地委、县委，还不是天天接待要求挖河、建闸的来访群众？子牙河枢纽工程指挥部成立起来，又有多少群众来访，我们不是全都亲自接待过吗？他们哪一个提过“钱”字？……当苗进路过大苇塘的时候，趴在马路上的几只大肚青蛙，突然从他脚面上窜了过去，连滚带蹦地扎到深水里去了。

苗进站在苇塘边上，望着一片大水，北面那道五尺高的土堰，只剩了半尺高，塘水快和旁边的稻田连到一块儿了。眼前的景物，就象一把小刀，刷地下子割断了他的思路。子牙河口滩地的水，半月后能脱下去吗？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，又涌上心头。于是，他加快了脚步，匆匆来到家里。

放下提包和雨衣，苗进发现铜墨盒底下压着一叠信。他顺手捻来，数了数一共四封。